

## [行走常山]

## 留心处处皆风景

白石虎

时间到了小雪季节,气温仍如小阳春一般。午后,阳光照暖,温度达20度以上,微风吹拂,非常适宜外出走走。正好黄冈山脚下的陈姓朋友来电相约小聚,心里飞快地把黄冈山的美景联想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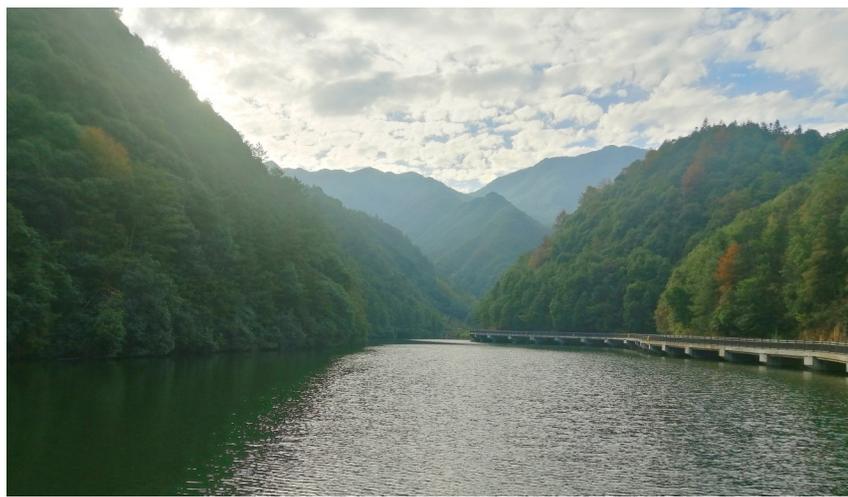
半个小时后,“宰相故里·圣境何家”的小公园出现在我们的面前,我知道,国家森林公园黄冈山景区就要到了。不一会,高大的“黄冈”牌楼突兀眼前。停车下来,仔细端详,上书楹联“万寿松风含道意·一庄花月识人情”“驻足黄冈烟岚半衍诗·回眸碧水草木徐生化德心”,乃常山诗词达人水标先生所撰。牌楼边,红叶石兰玫瑰喜色,翠竹小草含情脉脉,柏油马路缓缓延伸,金黄的梧桐树叶在飘舞,道路两旁晒下缕缕的金光。

继续前行,乌鹰坞水库映入眼帘。抬头仰望,高高的大坝上飘下一泓白练似的山泉,虽然没有丰水期的壮观,但仍有大诗人李白笔下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感觉。查阅县地名志得知,这里原先是个叫“乌鹰坞”的自然村,1965年因为建造水库,库区人口已经迁往下游的黄冈了。到上世纪90年代,乌鹰坞水库通过“民办公助”,进行了二期加高,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模样。

站在“高峡出平湖”的大坝上,看着清澈如镜的湖水,周围是层林尽染的图画,我想送给乌鹰坞水库一个新的名字——“乌鹰湖”。

惬意行走在湖中新修的栈道,眼睛却按捺不住地往湖水摇移。突然,平静的水面泛起一小片涟漪,原来是一只野鸭在使力地游弋追赶,前头的湖面上还有一只野鸭在欢快地扑腾,想必他们就是湖中的精灵,真有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的意境。

放眼整个湖区,湛蓝的天空底下,是墨绿的湖水,周围的山林郁郁葱葱,山间可见火红的枫树点缀其中,仿佛人间仙境一般。同道说,如今冬日的黄冈山犹如绿意盎然的春天,而到春夏之交,黄冈



何家乡黄冈山

山却像白雪皑皑的圣山。原来,黄冈山上的植被中有大量的油桐树生长着,每年的五六月份,油桐花开满了山坡,纯白的花骨朵渲染在青翠的山林间,远远望去,仿佛满山在下着冬雪,若是站在树下,便有“瑞雪”降临到你的头上,俨然是一派“六月雪”的美景。

我们继续往水库右边的山路上行走,不经意间就走到了水库的尽头。听身边的溪水唱歌,看路旁的山茶花放红,山坡上密密匝匝的毛竹却望不到尽头。山谷中还不时传来几声鸟叫,风定花犹落,鸟鸣山更幽。

过了游客服务中心,我们踏在了千年古道上,算是攀登黄冈山的真正开始。一路上,松树、杉树以及讲不出名字的杂木愈加密闭,清代诗人李渔自常山到开化的诗作“云雾山中虎豹眼,千年松子大于拳,自从柯烂无人伐,万丈奇杉欲上天”——似乎在此得到了印证。

跨过“正见桥”,就是六柱竖立的“万寿亭”,可以想见,节假日里,亭中自有旅人在此小憩闲聊。再行一段路,见到了“正恩桥”,正有感谢大自然的意蕴。古道往山林深处延伸,道旁竖立一匾牌“三

贤论道”,我知道再往上攀登,就是“万寿寺”了,也称“三贤祠”。据县志载:宋代官至宰相的赵鼎、大学士范冲、侍御史魏缸寓居常山时,常在黄冈寺内吟诗唱和,后人汇编成《三贤唱和诗》传世。期间,又因赵鼎归葬何家乡时,常山县尉翁蒙之仗义协助并救命于赵鼎之子,至乾隆三十一年,重修大殿时,又增建为“四贤祠”,将翁蒙之一并列入。此后年久失修,直到1987年,黄冈村筹款修建了部分屋宇,遂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子。

记得20多年前,我随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(原衢州日报社)组织的采风团到过“万寿寺”。一位细心的文友发现,水泥浇筑起来的案台竟是一块石碑,这位老兄当即用水洗净,再观真容,简直是一个大发现:此乃乾隆年间重修四贤祠的碑文,而这块碑文在地方文献上没有记载。于是,这位仁兄建议,若重修祠堂,当好好利用这块碑刻,新建的大殿也可更名为“四贤祠”。

此时,天色渐晚,我们只得回赶,把一睹“万寿寺”的芳容留在以后。一个人究竟能走多远我不得而知,只要有时间有能力就一定要走下去……

## 木槿花

陈宝国

小时候物质生活不够富裕,很多人家居住泥瓦房,穿粗布衣。房子周围多没围墙,种点花树来作个界线。

很多房子旁边就是菜园,大蒜、青菜、芋葱,长得郁郁葱葱,充满生机。外圈往往种着一些矮小植物,像小荆棘、蚕豆等,作为分界伐。其中有很多地方是种木槿的。

木槿叶子呈椭圆形,比樟树叶片要狭长一点,其上面有一些缺口,翠色欲流。

它除了看上去很有生机以外,还有一项独特作用。夏天人们会来采摘一些叶片,手抓袋装,然后来到水渠里或小河边。先把叶片放在一边,再打湿自己头发,然后把叶片放到头发里,与头发一起搓、挠,直至有泡沫产生,再持续一段时间做此动作。等到满头黑中有青,青中泛白之时,再把头浸入水中,把叶片洗去,把泡沫漂洗尽,头发就更加清洁、疏松、亮丽,还能散发淡淡的清香。它是当时人们常用的洗发物品。

它的花形较大,形状像酒盏似的,跟玫瑰有点相似。花色紫中带白,衔接非常柔和。花朵盛开于碧叶丛中,非常醒目。当树上布满朵朵花儿,如果是一整排或是一整片的,那木槿花相当壮观,便成了一片花海。

据说这种花朵可以食用,采来之后清炒或水煮凉拌着吃都可以。而且它具有清凉解毒的功效。

小时候家门左边菜园西田埂上全种着这木槿树,去学校经过陈家渠道左侧一带也有一大片。这些地方的木槿高不过一米,但都浓郁,充满生机。

现在有时晚饭后出去散步,从江滨幼儿园边上登到江堤上,再往下游走去,行至富足山大桥处,往右拐,就到了原农贸市场围墙边上。那里有几株木槿树,高达三四米。在别处几乎没有看到如此高大的木槿。开花时节,朵朵花儿开在那高处,相当醒目,人们要仰望才能见到。

这种从小就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树木,现在偶尔看到时,感觉非常亲近,儿时的一些情景会自然浮现在眼前。它真是唤起人们回忆的树啊!

## [鲜辣常山]

## 胡柚菜肴故事——柚皮卤板鸭

朴拙

南宋时期,招贤是钱塘江上游地区最为繁华的埠头之一。

南去西往的官吏、学者、商贾,大多都在招贤渡上岸,然后改走陆路,前往遥远的闽赣湘湖乃至川滇黔地区。对他们来说,招贤是在富庶的江南打牙祭的最后一站。

那时候,招贤渡上的古街,酒肆茶坊鳞次栉比,从早到晚,美食的香味始终弥漫在河边、堤岸上。

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是招贤街上的常客,他说“一生爱杀招贤酒”,自然,他大约也一生爱杀招贤的美食。

有一回,酒肆里的厨子正忙着宰杀烹饪鸭子。这家店里的鸭子,清煮的红烧

的,杨万里也曾都尝过,这天正好酒后微醺的杨万里来了兴致,于是撸起袖子,打算亲自下厨了。

不过,可爱的杨大人到底是个文人,确实上得了厅堂,却实在“下不了厨房”,只能做个指导老师。他也是混迹在江南淮扬一带的人,南京的板鸭他也尝过,却总觉得少了一点味道。看见大厨宰杀好的鸭子,就想着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,和大厨一起,来个改良版的“南京板鸭”。

那时候正是招贤一带橘子采摘的季节,当地人有吃完橘子将壳晾干泡茶的习惯,酒肆外的地坪上就正好有晾干了橘壳。老杨突发异想,南京板鸭咸味太重,用一些橘壳,是不是能减掉咸味的同时,

增加一些橘香呢?兴致正浓的杨万里说干就干,和大厨一起,将成瓣的橘壳浸入卤水,又按照当地人的喜好,将大厨自己腌制的豆豉、大酱、辣椒粉一起加入,最后将刚刚焯好水的鸭子放入。

这天晚上,卤水浸润透彻的常山版“南京板鸭”被端上了桌,酒肆店堂里顿时弥散开诱人的香味,连街上的路人都被这股异样的香味吸引,纷纷驻足打探。

杨万里这天晚上非拉着大厨一块喝酒,两人干完了一坛子家酿,鸭子也吃的连骨头都没剩下。

从那天开始,这家店就将这道橘壳卤板鸭作为小店招牌菜,也将杨万里的“一生憎杀招贤柳,一生爱杀招贤酒”的题壁



柚皮卤板鸭 罗文富 摄

作为店里的文化招牌。

现在的橘壳已经被更加香醇的柚子皮所取代,菜品也被正式命名为“柚皮卤板鸭”。